



曾晓文◎著

白日  
飘行



法律出版社

曾晓文◎著

白  
日  
禁  
行



法律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日飘行 / 曾晓文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  
2010.3

ISBN 978 - 7 - 5118 - 0421 - 1

I. ①白… II. ①曾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4109 号

白日飘行

曾晓文 著

责任编辑 周丽君  
装帧设计 胡欣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开本 A5

版本 2010年3月第1版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印张 14.75 字数 329千

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印制 张宇东

---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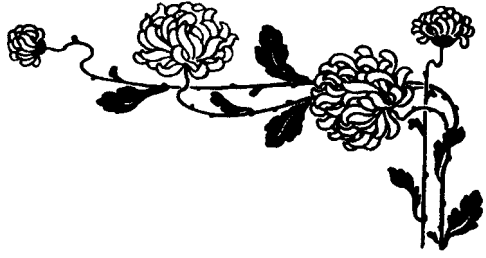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---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18 - 0421 - 1

定价:24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

1



得克萨斯南部八月的阳光，仿佛由白焰汇成的精灵：火辣、耀眼，绽放着热情和希望。

在维卡市，第一家亚洲风味的大型自助餐馆“华美”的开业典礼已在艳阳下准备就绪。市长查尔斯、商业协会的会长艾丽丝和四十几名会员，“华美”的三十多个员工，近两百名客人，还有当地报纸、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簇拥着“华美”的老板舒嘉雯聚集在餐馆门口。

嘉雯直发披肩，一双秀眸清澈闪烁奕奕神采和暖人笑意。她身着质地柔软飘逸的纯纱裙装，脚穿细带高跟的黑皮凉鞋。长裙是V字领、紧腰身、宽摆，纯黑的底色上洒满雪白的雏菊和香草，外罩一件黑色对襟的立领无扣的短袖衫，线条简捷而充满动感。

年轻的领位小姐蒙妮卡和企台小梅双双身穿粉红真丝唐装，拉着一条簇新的大红丝绸条带从餐馆里走出来。一个金发美女，一个东方佳丽，令在场的人眼前一亮。

蒙妮卡把一个铺着红布的银色托盘递到查尔斯面前，红布上摆着一把亮闪闪的“王麻子剪刀”。查尔斯一定不知道“王麻子”是何许人也，嘉雯想，中国人很有意思，不但让中餐馆在美国遍地开花，连王麻子剪刀都被摆到了台面上。

查尔斯温文尔雅，身上的米色西装使他显足绅士派头。他拿起剪刀，潇洒利落地剪断了红绸带。众人鼓起掌来了。

查尔斯对着新闻记者递过来的话筒说：“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庆祝‘华美’的开业，庆祝维卡市增添了一家独具特色的东方风味的餐馆。在此我想感谢‘华美’的老板和员工们的辛勤劳动，同时也祝愿‘华美’生意兴隆，前途无限！下面请‘华美’的老板舒女士讲几句。”

记者们立刻把话筒转到了嘉雯面前。她看了一眼站在骄阳下注视着她的肤色各异的人们，声调沉静而又深含热情地说：“对于一个移民，生活的意义似乎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：劳动和幸存。我们‘华美’的这些中国人从东半球来到西半球，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。我们落脚在维卡，不仅因为这里有商业机会，还因为这里的人们豪爽友好。我希望我们不只开创事业，同时也种植友情。”

热烈的掌声霎时季风般滚过，卷动了半空中猎猎飘扬的彩旗。

嘉雯眯起眼微笑了。在那一刻，她的美国梦正如她面前的红绸带，鲜艳明丽，而又伸手可及。

查尔斯和艾丽丝在“华美”吃过午餐后和嘉雯握手告别。

“嘉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们的饭菜味道非常好。我吃得太多，担心今天下午我的工作效率会很低。”查尔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我很快还会再来的。”艾丽丝说。

下午三点钟左右，原本是绝大多数餐馆生意最清淡的时刻，但“华美”的餐厅里还有很多新来的客人。

嘉雯的男朋友夏晨瑞，在寿司台后面忙了整整一个中午，早已汗流满面。他端了两杯冰茶走到柜台前，把其中的一杯递给了正在填写货单的嘉雯：“休息一下吧，嘉雯，你还没吃早饭吧？”

“你也没吃吧？看你满头的汗。”嘉雯拿起一张餐巾纸，隔着柜台给阿瑞擦汗。

阿瑞穿一件白色的保罗牌T恤衫，一条深蓝的牛仔裤，英俊洒脱，充满活力，似乎还和五年前她初见他那天一样。

“哇，这么亲密！”一个年轻瘦高的中国男人走进了餐馆，大声嚷道。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留平头的男人。两人一律背心、短裤、拖鞋。显然为对付得克萨斯的酷暑，他们已把自己的服装减到了最少。

阿瑞笑了起来，拍了一下来人的肩头，“今天怎么有空？”

“来给你们道喜，今天是你们开业大吉呀。”瘦高的男人说。

“嘉雯，这是我的老乡阿祥，另外一位是他的表弟李威。”阿瑞向她介绍。

“你们好！你们从哪里来？”她问。

“从纽约。我们到得州来找开餐馆的铺位。听说这里的中国大型自助餐馆不多，开起来都会发达。”阿祥的声调里有无法掩饰的兴奋。

“没这么夸张吧？不过选一个好的位置非常重要。”嘉雯说。

“你经验比较多，以后有很多问题还要请教你。”

嘉雯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给了阿祥，“不要说什么请教吧，大家互相帮忙。你们先找个座位坐下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我们吃过午饭了，”阿祥说，“阿瑞，你先带我们参观一下，过一会儿我们还要到太阳城的两家中餐馆看一看，晚上回来再吃饭。”

嘉雯开始打电话叫货，联络修停车场的事，随后匆匆忙忙地吃了点饭。

晚餐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，大群的客人很快涌了进来。嘉雯带位、收钱、接电话，帮企台照顾客人，回答客人们没完没了的问题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终于接近了关门的时间。阿祥和李威已从太阳城回到了维



卡,并在“华美”吃了晚饭。

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,餐厅里只剩下了寥寥的几个客人。嘉雯望望窗外,忙碌之中不曾留意太阳什么时候从天空消失了,甚至也寻不到一丝晚霞的痕迹。街上的车辆已变得稀少,小城维卡即将睡去了。

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黑头发、棕眼睛的西班牙裔男人走到柜台前付钱。男人着一身黑衣,戴一顶黑棒球帽。

“一切还好吗?”她微笑着,照例礼貌地询问。

他沉默不语。看起来是个怪人,她想,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客人都会客套两句,赞扬餐馆的饭菜或服务,而这个神色沉郁的男人并不正视她,也许他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吧。

“晚安。”在他临出门的时候她说,心里对他无缘由地生出了一些同情。

他并没有回头。

她看不得沉郁的人。生活已然沉重,再把沉重挂在脸上,岂不等于压到别人的心头?好在他只是一个陌路人。

随后剩下的几个客人也离开了。

她离开了柜台,去检查厨房里的炉子和烤箱是否已经关掉,看看冰箱和冷库的门锁好了没有,又把餐厅的角角落落都巡视了一遍,嘱咐企台们把肮脏油腻的地方重新打扫一下,直到她满意了为止。

从早晨八点起床,她已经工作了十五个多小时。因为结算小费和信用卡的账目,她没顾上吃晚饭,现在连数钱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她把当天收到的信用卡收据、现金和支票都放进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,准备带回家。

“做餐馆真的很辛苦，这么晚才收工。”阿祥走近柜台对嘉雯说。

“没办法，为了谋生糊糊口。”

“不要说得这么凄惨。‘华美’生意这么火爆，再过一两年，你就不用再做工了，回家做太太。”

“你知道我这个人天生的劳碌命，真的有一天回家做太太了，我恐怕也会生病。”

李威走了过来：“那你就和我们合作，再开一家餐馆。”

“现在千万不要和我谈这个话题，我从装修‘华美’到今天已经连续工作五个月没有休息过了。”

“我看你是累了，我们明天再谈吧。”李威说。

嘉雯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当她走出餐馆的时候，阿瑞追到了门口，对她挥挥手：“嘉雯，先回家等我，一会儿见。”

她忍不住笑了。阿瑞收工后将开上“华美”的红色“福特”面包车，把工人送到他们住的公寓，然后就回他和嘉雯的家。再过十几分钟又见面了，何必还要告别一下？阿瑞总有这么多温存的啰唆。

她退车时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装饰雅致的“华美”，竟轻叹了一口气。“华美”的生意无疑是兴旺的，但在美国当一个中餐馆的老板从来都不是她的梦想。生活像一座迷宫，让人无法预料命运会把自己引导到哪一条曲径上。她突然想起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阿甘和他母亲的一段对话：

阿甘母亲说：“我相信人创造自己的命运。你要把上帝给予你的天赋发挥到极处。”

阿甘问：“妈妈，我的命运是什么？”

阿甘母亲回答：“你必须自己去发现。生活是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将拿到一块什么口味的巧克力。”

嘉雯把车开出了停车场，把这些关于生活和命运的沉重问题抛到了脑后。此刻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浴缸里安安静静地躺上半小时，然后换上舒适的睡衣，吃一碗热滚滚的烧鸭面，上网读读当天的新闻。

她打开了公寓的门，径自进了洗手间，甩掉了脚上的高跟凉鞋，拿起了梳子开始梳头发。多年来养成了习惯，她总是在淋浴之前把头发梳得顺顺的。头发刚梳了一半，她的手提电话响了，她无奈地从皮包里翻出了自己的电话。

电话是阿祥打来的。他和李威开车在“罗格超级市场”门前被警察拦住了，因为不懂英语，想请她去翻译，替他们解释一下。她只好又穿上凉鞋，拿起皮包，开车到了“罗格超级市场”附近。阿祥的车被前后五辆警车拦截在路边，可怜兮兮的像个被众人围攻的孩子。她不免觉得维卡的警察有些夸张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交通违规事件嘛，何必这么小题大做？

她把自己的车停进了“罗格”的停车场，走近了阿祥的车。一个矮壮的剃了光头的警察迎面走了过来，对她说：“我拦住他是因为他换线没有闪灯，他只给我看了他的驾照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其他证件？”

阿祥说他没有任何其他证件，她如实地把阿祥的话翻译给了警察。当她问到李威时，李威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国际驾照。

“那么你有证件吗？”警察突然掉转头，问她。

她从钱包里掏出了自己的驾照，递给了警察。他拿了她的驾

照立刻就向路边的一辆警车走去。大概是要查查驾驶记录吧，嘉雯想，她开车七八年了，连个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有吃过，有什么可查的？

她站在街边，有些百无聊赖，困乏得甚至连睁开眼睛都有些吃力。街上暗黝黝的，警车上的转灯格外地刺眼。这个夜晚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了。“我为什么漂洋过海，落脚到得克萨斯的这么一个安静、陌生得令人窒息的小城？”这个念头一旦从脑海里闪过，竟使她莫名地忧郁了起来。

她希望警察早一点给阿祥和李威放行，她也好回家洗澡，然后躺进阿瑞的臂弯，好好睡一觉。在认识阿瑞之前的几年里，她一直有失眠症。自从和阿瑞同床共枕之后，她的失眠症竟不治而愈。“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的安眠药。”她不止一次地在早晨，从酣睡中醒来，反反复复轻吻他的手臂说。

过了大约一刻钟，一个黑衣男人从不远处的黑暗中慢慢走近了她，对她扬了扬手里的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：

“嘉雯·舒，我是移民局的特工迈伦·鲁滨。你的 H1B1 技术人员工作签证只允许你为英伦敦的‘神创公司’工作，而‘神创公司’去年宣告倒闭，你在美国已属非法停留。我现在以美国移民局的名义逮捕你。”

她突然认出这个自称迈伦·鲁滨的人就是一个小时前在“华美”吃饭的那个面色沉郁的男人，她的心猛地震了一下。她猜想迈伦让警察拦截阿祥的车检验驾照只是借口，搜查身份证件然后实施逮捕才是他的真正目的，而他手里的逮捕证也说明他是有所而来。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，看来今夜她是在劫难逃了。

“在我给你戴上手铐之前，你要不要打电话找一个人把你的

车开走？”迈伦问。

1个小时前，嘉雯还对这个名叫迈伦的男人心生同情，现在才发现真正需要同情的是她自己。

她从皮包里找出手提电话，试着拨通阿瑞或在“华美”做工的其他人的号码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接电话。这个黑夜变得越发蹊跷了起来。她下意识地四下望望，似乎想找到一个熟人。这时她突然看见在“罗格超级市场”的停车场中央，“华美”的红色福特面包车也被警车团团围住了。警察正给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一一戴手铐。阿瑞走在最前头，在他身后是炒锅老关，还有在“华美”打工的两个墨西哥人。

她的心狂跳了起来，似乎在暗夜无意中走近了一座悬崖，刹那间看清了自己面临的万丈深渊。此刻她的车已变得无足轻重，而最至关紧要的是给住在弗斯克的阿坚打一个电话。

幸运的是，她顺利地拨通了阿坚的电话：“我和阿瑞、老关，还有在我们餐馆里打工的两个墨西哥人现在要被移民局带走了。”

“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？”阿坚的语调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。

“老关和那两个墨西哥人是‘新大陆职业介绍所’介绍来的，我猜想他们没有身份。”

“我在弗斯克的餐馆用的都是‘新大陆职业介绍所’送来的工人，怎么从来都没有麻烦？”

“也许因为你运气好吧。长话短说，你明天要到‘华美’来开门。”

“现在已经过了半夜12点了。从弗斯克开车到维卡，要五、六个小时，我今天夜里不要睡觉了？”阿坚刻意加重了声音中的睡意。

“你必须马上起床。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,明天‘华美’就只有停业了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嘉雯的语气十分坚决。

“好吧。”阿坚终于答应了。

这时迈伦走近了她:“我现在必须拿走你的电话和皮包,给你带上手铐了。”

她默默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,仿佛准备走上祭坛的羊羔。

“我拷过几百个人了,你是我见过的手腕最细的一个。”迈伦说。

“我想我大概生来是戴首饰的,而不是戴手铐的。”

“真不幸。”迈伦低声说,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给她戴上了手铐。

嘉雯在黑暗中打量着手上的手铐,脑子里如得克萨斯的荒野一般空旷。这想必是一场噩梦,或者是这个名叫迈伦·鲁滨的男人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。她的生活怎么会、怎么可以和手铐联系起来?!

原来生活并不像一盒巧克力,因为不管夹什么样的心,巧克力毕竟是甜的,而银铛入狱的滋味却无论如何也不是甜蜜的。

迈伦命令阿祥和李威从他们的车里走出来,给他们也戴上了手铐。一辆长长的囚车停到了嘉雯身边,从囚车里走下来了五个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察。

这时阿瑞和其他三个人也被押过来了。嘉雯和阿瑞相视了短短的一秒。他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,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事业,以为从此可以平安,可以少一些挣扎的苦痛了,但在这样一个暗夜,他们却双双被戴上手铐,相对立在一辆漆黑的、钉满了铁栅栏的囚车面前。

等待他们的是同样漆黑的未知。

那一秒似乎长于百年，万语千言都化做了无底的沉默。

上了囚车，他们就被分开了，她坐在前排，他被勒令坐到了最后一排。囚车的马达仍然发动着，但冷气并没有开，所以车里闷热无比。

“阿瑞，你怎么不开车回家，却到这里来了？”她问。

“他们几个人要到超级市场买东西，但没有车，我当然要载他们来。买完了东西我看到你在路边和警察说话，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情，就站在停车场看你。没想到警察就走过来了，说是要查每个人的证件，结果发现那两个墨西哥人和老关都没有身份证明。”阿瑞说。

“你们不许说话。”坐在驾驶座上的狱警吼了起来。

几分钟之后，囚车驶进了位于维卡市中心的监狱。监狱原来就坐落在弗兰克林大街上，在市政府对面、郡政府旁边。嘉雯以前去市政府和郡政府办事多次，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过。

一个小时前，在维卡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，风采焕然的她还在讲述自己的美国梦，而此刻，她已被锁入了维卡古老的、窄小而昏暗的监狱，沦为了阶下囚……



2



